

辛克萊著
余慕陶譯

波斯頓

蔡元培題

下 卷 目 錄

- | | |
|-------|--------|
| 第十三章 | 陪審官的審判 |
| 第十四章 | 法官華利 |
| 第十五章 | 邊廂私語 |
| 第十六章 | 法律的遲延 |
| 第十七章 | 法律的礮坊 |
| 第十八章 | 神 商 |
| 第十九章 | 學院的貴族 |
| 第二十章 | 判 決 |
| 第二十一章 | 光榮時期 |
| 第二十二章 | 慌 城 |
| 第二十三章 | 最後的敵人 |
| 第二十四章 | 勝 利 |

——下卷終——

第十三章

陪審官的審判

“開庭！”獄吏叫着且把他的“手杖”往地上一敲。這是挪亞霍克鎮而不是勃利毛斯鎮的德舍法庭，所以那位獄吏是有點不相同，不怕他的樣子，手杖及制服都和勃利毛斯的無異。那兒進來了一位同樣瘦削，乾枯，蓄有白鬚髭，及臉孔好像白羊皮似的老紳士，這位老紳士穿了件很笨重的黑綢禮服。律師們和旁觀者都同樣站立起來表示尊敬，至於那位獄吏則再次敲着地板，且說着以前的格言：“聽呀！聽呀！在最高法庭底法官的龍顏面前有

事體的民人等現在坐進來，且爲着挪亞霍克鎮坐近來，費神吧，你們才可以聽到各事！上帝祝福麻塞朱塞州底卡門威爾斯！”

同時，捕房律師胡拉得克茲曼也進來了，他的頭髮是白色，他的臉孔突呈紅色，他那圓的，軟的，平滑的，多肉的體貌及裝作誠實的形狀就同他的同儕無異，至於他的普魯士式的莊嚴也就等於無智。那兒還有三位助手；一位是“狄卡爾”，好像太爾法官般的，他們都佯作一位“狄卡爾”證人，并且那三位都很莊嚴的坐在面前，一個一個在那兒亂望，但不是大家一致的。斯橫臣也在那兒，他的瘦長的西方的身體表示出要休息般的做過了許多夜工了，他的黑衣服也不配他的身體了——但他爲着避免麻塞朱塞州人的謔言，便將他的頭髮剪了。從加里福尼亞也來了個聰明而奮激的胡拉得模爾，一位首席律師，墨亞拿尼士，兩位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等等，對於被控爲暗殺的無政府主義的 Wipe 祇提示出一番空的敬意。

法庭擠滿了羣衆了；有一批召集審陪官者（VeNiremen）都同陪審官無異，被問了一回又一

回，並且有許多觀衆找不着席位。新聞紙登滿了這種案件的新聞，所謂絕望的刑事犯，急進的煽動者，政府應得留心來保護法庭。法官及捕房律師日夜地都帶有衛弁。挪亞霍克鎮有好幾個警務處都成爲義務的選送員役了，在法庭裏有十五個人散開來在守衛着，並且每一道門也有三個人在看守着。男子當進庭旁觀審判時周身受着澈底的蒐查，而女人則連手包都要檢查過。緊張的空氣宛如戰爭無異。

域塞帝從查理斯敦的監牢裡被用有武裝士兵在守護着的汽車載運出來了；他在那查理斯敦的監牢原來是因爲搶劫卜力治寓達爾而被判決要坐十二年到十五年監牢——新聞紙是這樣說，宣讀刑詞的人這樣讀着且說着；當他們變成爲陪審官時，他們會裝作不知道域塞帝的可寶貴的信仰，而且所有尊敬卡門威爾斯底法律制度的人也會莊嚴地假裝承認這種無稽之談。約莫就在那法庭的中間就安排有一個鋼製的“籠兒”，樣子好像是一具做得很堅固似的鋼琴箱，前面打開了，爲着要克服法律上的假定——即Wop除非被證明有罪，不然則無

罪——也想出了種心理學上的計劃。陪審官注視了
在籠內直銷到審判時的Wop，同時，他們又準備來
決定他就是那籠內的獸類。陪審官的座位是靠着
有一支高高的柱兒，柱兒上面則掛有一面美國旗。

觀眾都鼓動起來了；土匪也都來了！法庭底
側門打開了，由側門進來了好幾名警察，接着又
有兩位衛兵左右看守着左右兩肘腕都鐐了手鐐的
Wop，其餘一位Wop則鍊在第一個Wops的身上，
左邊有一位衛兵守住，後面也有一名衛兵跟着，總
之有四個人連在一起，有兩位在外面充作衛兵，有
兩位則在內面報告土匪的戒到。這四個人象徵出
初步的人類事實，即如奴隸應以好好的僕人資格
來服侍他們的主人。那是個春光明媚的春天，外面
是有幾百人在樹林裏漫遊，採着立金花，或坐着在
海岸旁邊，說着哲學的對話；但是就在這四面白牆
之內，他們却也擁擠極了，呼吸着不好的空氣，減
短了人的壽命，在他們的坐位裏也好似繫有種種
憎恨，害怕和貪婪底鎖鍊似的。

有好幾個則懷着愛慕及正義底感覺！社會裡
的主婦及大學裏的女學生，正如新聞紙說的一樣，

靜靜地坐在那兒，守候着宣判，有些則裝作是忙於他們本身的“幻想的工作”；做着他們最精鍊的工作，而不覺得衆目睽睽在注視着他們了。這些就是赤黨的“同情者”或如愛國主義的演說家譏笑的稱呼似的“赤色的精華 (Pink)”；女人們離開繁華富麗的家庭而來到這兒來調解法律的行程，并且鼓勇拋擲炸彈者及暗殺者，使得勇敢的官吏更難處置事體。他們的臉容始終是看不見那兒的警察，那些警察原願意將那些擾亂公安的人把來同無政府主義者的愛人同鎖起來。

但是，這可以預先知道必定是觸他們的怒的，因爲這些人有些是“名門”，他們是神奇的，幾乎是超人，他們的名字常常發表在新聞紙裏面底社會新聞欄內。在太爾法官看來，他們都代表他個人在世上所渴望有的種種事體，而且他不時都會偷看下路易瀾道爾夫人——她原屬於羅威爾族——或偷看下寬尼利亞夫人，或伊文思夫人，他好像在看看她們對他究作何感想似的；後來他的妙想使得他更妙了，同時他也請得其中一位來到他的事務所來，企圖說服她還要相信這些絕望的無政府主

義者爲無罪是錯誤了。坐在法官的座位上的他曾這樣做，這種新聞也會逐漸逐漸散佈到波士頓的律師們及法官們身上來，這些人物就是誤認他們的責任爲必須要支持法律的正確底教條！

二

在太爾和斯橫臣中間存在有一種暫時底矛盾，這種矛盾就在第一個鐘頭之內也都表示出來了。要在麻塞朱塞州來執行律師的職務，律師應得在外表上表示事事聽命法官。斯橫臣不曉得這點，所以太爾法官現在想拒絕他來與問這種案件。“名門”的貴婦急急地開了個會議，而且她們也時刻打電話到波士頓，明朝却得來這樣一種結果：當斯橫臣爲着法律的禮式而重新了他的職務時，那城市裏便有好幾位律師聯結起來排在他的後面。可惜這些偉大的律師們不能在那兒直等到這種審判時，且來約束太爾法官不會在他們的社會裏放出一種流言而宣佈到全世界上去。

守過了兩天的愛國紀念典禮的召集陪審官者活躍起來了，坐在那面國旗的陰影裏，聽着那位

穿禮服的老紳士對他們解釋着愛國紀念典禮有什麼作用。“你們應得記住美國的軍隊還有另外一種責任，我們不特要紀念在法國戰場上的犧牲，倒還更要來紀念這種犧牲，但是在爲着勇敢和愛國的獻身而在法國戰場上犧牲了的軍隊却對於人類曾帶來有無上的光榮，對世界也盡了義務，而且作了有最高尚的犧牲。所以我希望你們會在這兒以同樣的愛國，勇敢及獻身的精神，一如我們的軍隊在跋涉重洋時所表現的精神一樣，來盡各種義務。”

這樣的語氣就是挪亞霍克鎮底人接近這種審判的情形。這些就是兩年前由郵政局裏寄炸彈的 Wcp，——他們這樣細語着，——而華爾街的被炸就是他們被逮後的復仇。現在，不論那一個，如決定他們是有罪的，那在晚上就不能安然睡覺。女人在家裏患着歇斯迭里亞病，爲丈夫的則願意在提出任何消費，到外面去睡眠；於是，他們便接二連三地坐在證人欄內，宣誓以金錢來處罰是不行的，且說出關於這個案件的種種看不見的信仰的問題。三天以後，要填五百名宣讀刑詞的人的官簿雖都填滿了，但仍缺少五位陪審官。這樣一種事體

在美國是不會有發現的，而各種新聞紙也弄出了關於這種情形之許許多多的絕望的危險的新聞來。

在六月三號底晚上發現得拉格代表變成爲尼德含鎮底共濟會在(Masonic Lodge)底大祈禱師了。胡拉得克茲曼，捕房律師是共濟會會員，同時被刺殺的繳款的會計員也是共濟會的會員。他的祈禱的兄弟們不能避開他的記憶上面的責任。拉格所代表底神父就是一位代表郡州，他在沒有得到招呼以前便到了法庭裏，且教帶其他共濟會社的社員應在次日的早晨出席法庭，那顯然是同法律相抵觸，法律曾特別說過像這樣的情形之下，特別的宣讀刑詞的人“可在旁觀者中選擇出來”。但是太爾法官却過分支配了律師底言論——他正以過分支配斯橫臣的努力來質問那些宣讀刑詞的人。

有一位陪審官是由律師底抗議中，選舉出來的，這位就是曾爲卿西市底警察長的老者利蒲萊。利蒲萊好幾年來就都目擊了陪審官從法庭裏辭退出去或選擇進來，但他却没有看見有個把陪

審官會站立起來向國旗行禮。但現在，當他爲陪審官的官長時，他却爲卡門威爾斯而樹下一種先例，即是當他每次進到陪審官的座位時，他就要向着國旗莊嚴地行着禮儀。那就是他“告訴世人”底方法。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新英格蘭底男子漢所不齒的人——正在企圖着“撕碎國旗”，而且他也正在表示着他們的情形。在他到法庭來時，他在鐵路站上便碰了他一位老朋友，曾對他的朋友說他要去做審判兩位“Guinnegs”的陪審官。“磔死他們，他們無論如何都得上吊的！”利蒲萊在幾個月之後；還依着他的朋友說出來的話這樣說着。

三

喬闌達爾以代表幾家勞働報紙的新聞記者的資格而出席這次的審判。同時，還有巴發爾也以代表“聯邦報”而出席其間。這兩位記者混在其他各報的記者裡面，且同他們一道在德舍的小旅舍裏午餐，於是乎就得知道了一切“內幕的秘密”。這是朦蔽太爾的，而太爾則以爲所有新聞記者都

站在他那方面，時常他們在他私人的吃飯室裏一同吃飯，并且告訴他們他要登載些什麼新聞。意大利政府也派遣有兩位代表來注視這種審判是否公平；當中有一位名為馬爾奎斯華南特的代表因為實不知道如“急進派”的新聞記者所說的這樣的事體，所以，他便自由地同巴發爾說，留心地給他一個書面的意見，這原來認太爾為太不對的。‘意大利政府當局非常注意沙谷和域塞帝事件，而且這種審判也應與意大利政府當局發生密切的關係。他們相信這種審判主要是刑事案，并無須乎牽涉到度量他們一般的什麼政治的或社會的信仰。’

巴發爾把這種意見都印刷出來，且隨便給每人一份。法官進來了，而且當他吃完了午餐而準備離開餐枱時，當中有一位新聞記者便遞給他這樣的意見書一份。他讀着這樣的意見書，并且也不會不懂裏面所隱藏的意義。他的臉孔紅頰起來了，且表示出一種怒忿底神情，他說：“為什麼那個傢伙在我華爾西斯達家裏說得那樣清楚，且對我說意大利政府不會注意這種案件呀！”

所有新聞記者，看着他要說話時都集攏起來了。有一個，人家都說是胡拉得模爾的人，這個人，法官會因為選舉陪審官而同他吵了一早的架。這位老傢伙的臉孔仍然表示出裏面是有生命的，他的黃色的羊脂的皮膚轉變為混有血液的淚眼盈盈了。“你們猜猜那位傢伙要我來質問那些召集陪審官者是什麼意思呢？”“你是工會裡底會員麼？你是反對工會的麼？你是秘密團體底團員麼？”

太爾繼續着他的對話，但他卻如他在飯堂裡，火車站上，足球場內，或杓球戲中，總之在他所能得到的觀眾當中的平時的對話一樣，轉變成為演說了。“你們曾看過有這樣多的傳單在廣為說着人們在麻塞州是得不到公平的審判麼？”他注視了喬闌達爾，因為他曉得喬闌爾就是這些傳單底毒的作者。他的聲音愈說愈高了，且愈說愈尖了；他的手兒也震顫了，當他亂揮的時候。巴發爾對太爾的說話之轉變，有點懊惱了，所以站近來且說：“太爾，我想忠實地告訴你華南特底意見是根據他的坦白的請求而弄出來的，他請我把他的意見抄錄下來，并發給其他的新聞記者。”但是那位老傢伙

卻推開了他。而且當他走出去時，他的拳頭兒亂搖，對那團人這樣叫着：“你們直候至我把責任交給陪審官時，我會表示給他們看。”

新聞記者站立起來，啞口無言了，支配這個案件的法官，就在那樣的情形之中到回法庭裏去根據審判而處理他們的生命！這顯然是種“大新聞”，而且，假如新聞記者能一如他們自己的方法而行，即不受他們的主人的束縛，那他們就會把此事而登載在麻塞朱塞州底各報底第一頁去。但是新聞記者不能一如他們的方法而行，即他們還受着主人之束縛，而且他們也不能不練習所謂什麼“嘗試的政策”。聯合報底代表，哈定，則提出了他對於此事之古典的公式，即是這種事體是爭論的，所以也就無須解決了。“爭論的”，在聯合報底意義說來，就等於有害於美國統治階級底種種有害的事體。這是顯然的，這個階級底成員，生有各種各樣底高位底成員，能說且能有他們的完全的計算，這正如一種緊要底，和有莊嚴性質底新聞。當他們的敵人來攻擊他們時，這種“爭論”也就開始了。

資產階級的報紙底其他幾位新聞記者也讚成不要聲揚這種事件。巴發爾和喬蘭達爾會宣佈出來，假如他們都想的話。不過，他們祇能把此事登載在幾間勞工的和社會主義的報紙裏去，在這些報紙裏實等於零，而且他們此後再不能在私人的飯堂裏打聽些什麼和刺探些“內幕的秘密”了。被告律師同意現在不能有所行動的意見；不過，這種消息卻已經傳達到波士頓去了，且使得波士頓城裡有好幾位律師和法官都說太爾已經發癡了，有些事體再不能不做了——可惜，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因為一切法官，及甚至於麻塞朱塞州底法庭裏的用人都被指派下來要終身在那法庭裡做事的，而且假如你在這個案件中間去彈核太爾，那你就等於把卡門威爾斯轉變為赤黨，且同他們一道做事體了。

四

那兩位囚犯坐在鐵籠裏面，以驚奇的眼睛注視着，且企圖理解着以神怪的舌尖說出來的複雜的手續。柏爾特的濃黑的下垂鬍髭仍然下垂着，他

的憂鬱臉孔現在更長得長削了；尼加的不寧靜的眼睛不能忍耐了；他們倆的臉色都因久沒有見太陽而蒼白得異常了。他們倆的面孔剃得清清楚楚，頭髮梳刷過了，洗得乾乾淨淨，穿了一套新衣裳，打了黑綢帶子，及清潔的領子——他們認真地裝作美國人，記住美國的陪審官。他們注視着那些能決定他們的命運的老而莊嚴的臉孔的人；裏面并沒有一個外國人，都是英國人的名字，老美國的祖宗。每個陪審官都有一個兒子，或近親到過法國——那些還沒有打死或殘廢的親戚們還在那最後幾天底愛國紀念中出去遊行過。

副捕房律師維廉氏站立起來，且對陪審官演說，着他方面應得證明的事情。寬尼利亞又有一次來聽到關於土匪團，保達，阿爾昔尼，柯西，土匪房子，房子後面的茅舍，車內有彈丸的洞口的別克車兒，以及當土匪拋棄了別克車於孟利樹林之後，便駕着大陸汽車而逃跑的種種消息。陪審官要下到樓下去檢查檢查別克車兒，他們也會乘着別克車兒，伴着太爾法官去遨遊去，去看看那間茅舍。寬尼利亞在勃利毛斯已經聽到了這一切的消

息，並且也看見了原告人無論如何都沒有證據的。她還沒有學習得米克斯德華特和他的“理論”是從“偵探機關”裏得下來的。這整個辦法之於她好像是一種新的夢幻，而且她也頭昏目眩地在守視着這第二次的審判底過程中會發生什麼東西。

這兒所發現的事體都完全同勃利毛斯所發現的一樣；仍然沒有證據。這種笑話表現得非常明顯，以致即如太爾也不能再堅持下去了。對於保達，他在審判後說：“但是他無論如何都與暗殺沒有關係。誰乘着可容七個人的別克車子，誰就幾乎會有這樣的情形……但是倒沒有任何一個人來證明這種情形。”他逼原告要承認“在南白蘭特利的暗殺事件時，阿爾昔尼和保達都不在；至於說到暗殺，他們兩個同沙谷和域塞帝中間也沒有什麼關係的行爲。”他命令“陪審官從柯西茅舍裏所獲得的一切證據都沒有効力。”但是不消說不會沒有効力，同時，原告也曉得什麼東西才適合陪審官的心理。即如在捕房律師都坦白地承認阿爾昔尼不是一位暗殺者時，他就把他當作一種暗黑而陰險的怪物帶到陪審官面前來挑撥被告律師要解釋為